

喜剧美学丛书

漫话幽默

新疆人民出版社

漫话幽默

陈孝英 王树昌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 冶
封面设计 王国玲
插 图 方 成

漫 话 幽 默

陈孝英 王树昌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2插页 12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

ISBN 7-228-00482-5/I·161 定价：1.80元

《喜剧美学丛书》总序

陈孝英

1985年7月和1986年12月的两届全国喜剧美学讨论会以及1987年6月的香港世界喜剧电影研讨会上，我都曾提到我国喜剧美学研究的一项总体规划，这就是力争在1990年前办成三件实事：成立学术组织，创办刊物，出版丛书。几年来，经过海内外朋友们的共同努力，全国喜剧美学研究会已经成立，由该会和陕西省喜剧美学研究会合办的《喜剧世界》双月刊也即将创刊。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件事：出一套《喜剧美学丛书》。

我这里所说的“喜剧”，是作为美学中的一种基本范畴，即美的一种表现形态而言的，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喜”或“喜剧性”。它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具有丰富美学内涵的“幽默”、“讽刺”、“滑稽”、“机智”、“怪诞”等分范畴，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喜剧美学世界。

人类花费了两千五百年以上的时间来探索这个“喜剧”世界，一代又一代探索者就象“盲人摸象”似的，在这条通幽的曲径上留下了一行行或深或浅的脚印；《大英百科全书》关于笑的词条，已不是以厘米，而是以米作为计算长度的单位；有史以来有代表性的笑论，至少已逾八十种。这

个谜样的世界居然能使如此众多的艺术家、理论家以至自然科学家折服、倾倒，奉献出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其吸引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这套《喜剧美学丛书》，就是要为有志于探索这个神奇世界的朋友们展示前辈“摸象人”的足迹，提供继续登攀的捷径。其形式，包括专著、文集和译著；其内容，可以是学术性论著，可以是普及性著作，也可以是资料性文集；其目的，在于把倡导、探索和普及三者结合起来。现在，这套丛书在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在王朝闻、朱立人二位顾问的热情关心下，开始陆续与读者见面了。我希望它在1990年前大体出齐，到那时，我们中国人便将有自己的一个研究喜剧美学的小小资料库，一个了解中国和世界喜剧美学历史及现状的小小窗口。据我所知，目前还有几家出版社也在考虑出版有关喜剧美学的丛书。例如，中国戏剧出版社打算出以舞台喜剧为主的研究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在出中国幽默小说作品的系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也有这类设想。我相信，通过东西南北各方同道者的共同努力，喜剧美学的研究必将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1987年4月于西安

目 录

《喜剧美学丛书》总序.....陈孝英	(1)
漫说喜剧与幽默(代序).....王 蒙	(1)
一只捉不住的蝴蝶.....	(6)
“蛇杖”怎样变成了“明珠”.....	(13)
骄傲与偏见.....	(19)
来自长城的笑声.....	(25)
复杂的“幽默”和复杂的林语堂.....	(32)
带刺的玫瑰.....	(38)
上帝有没有幽默感.....	(43)
啤酒泡沫是怎样装进瓶子里的?.....	(49)
被照亮的“扇形防御区”.....	(54)
幽默有颜色吗?.....	(60)
迪斯尼事业何以风靡世界.....	(67)
“漫画王国”断想.....	(71)
如果猴子会笑,那一定不是幽默.....	(74)
幽默和它的弟兄们.....	(77)
从马克·吐温轶事看幽默四环节.....	(81)
“对观赏者保密”和“解开蒙眼巾”.....	(86)
“把戏做足”和“不动声色”.....	(91)
“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	(97)

反复——化累赘感为幽默感的灵丹·····	(102)
巧用“错综”见幽默·····	(110)
同周围环境失调的“情节移植”·····	(115)
和修辞“对着干”的“语言移植”·····	(120)
用“本末颠倒”和“词序颠倒”铸造幽默的回 马枪·····	(125)
从“颠倒人物关系”中开掘笑料·····	(131)
误会——结构幽默的妙方·····	(138)
用“前矛后盾”造成幽默情境·····	(142)
“自我解嘲”出幽默·····	(152)
比喻中的幽默·····	(158)
双关中的幽默·····	(163)
反语和飞白中的幽默·····	(166)
拈连和仿拟中的幽默·····	(169)
后记·····	(173)

漫说喜剧与幽默

(代序)

王蒙

仁者悲，智者喜。

悲的基础是同情，是善，是火。

喜的基础是超越，是明，是水。

喜是悲的升华，是悲的超度，是悲的极致。而悲，是喜的核心。

生死亦大矣。生死亦悲矣。生死亦喜矣。

悲从中来，是有深度的悲。

喜从中来，喜从悲来，是有深度的喜。

喜是额头的慧眼，喜是洞穿的预见，喜是对于世界的把握与完成。

比如博奕，胜者喜，败者悲，这是普通的一层悲喜。

胜者喜后或还想再胜连胜叠胜，或想本可以胜得更快更好，或虽胜而并未得到足够开胃的赞誉，便也讪讪地悲将起来，寂寞起来，隔膜起来。

败者悲后或反省自己悲得小里小气，或回味相斗的许多乐趣，或思量个中道理若有所得果有所恃，便也款款地喜将起来，豁达起来，活跃起来。

就是说，可以悲其悲，也可以喜其悲。可以喜其喜，也可以悲其喜。更可以若悲若喜，既悲既喜，无悲无喜，全看你停在哪里，走几步，走到哪里。

误会，是悲剧与喜剧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形式。有时，误会便是戏剧性。把衷心读成哀心，把猎人读成腊人，以至一种古怪的方言口音，便有点可笑。这种可笑很浅薄，但任何文字与语言的游戏已经包含着形式的独立化与抽象化。强不知以为知，既可笑复可悲。当然这都是浅层次的喜与悲，把风车当成敌人，把奸贼当成亲信，这是深一层的误会，因为这误会不是局部性与偶然性的，这误会是一种认真的谬误。是悲剧性的喜剧。

可以为必然的谬误而悲哀，可以为对于这种谬误的洞悉与揭穿而欣喜。

都追求成功，但常常遇到失败，都抱怨别人，却不知自己同样受到抱怨。都费尽心机，殊不知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才是有作用的。这是一种深刻的误会，便是一种深刻的悲剧、喜剧、悲喜剧。

失度，是另一种普遍适用的形式。

都知道文学的夸张，艺术的夸张是喜剧的格局。却不想一想，人生中有多少非文学非艺术的夸张（或忽略，即负夸张）比文学的与艺术的夸张更夸张，也更文学并且更艺术。

比如遗失，丢了东西便着急地寻找，这是正常的，不是戏剧。丢了一角钱便捶胸顿足满地打滚，便有些喜剧味道。欣赏这种喜剧又有点残酷的意味了。

比如林彪。他是在演戏吗？他是一个出色的喜剧丑剧演

员吗？究竟是生活在夸张还是艺术在夸张呢？

比如夫妻吵架打捶，只要没发展成彻底破裂，旁观者便总觉得带有喜剧色彩。总觉得为一点小事不必动那么大火，更不宜浪费眼泪。

所以说，喜剧感常常是一种清明感，一种分寸感。

也是一种距离感。与一切谬误、误会、失度保持距离。与自己的局限性保持距离。与自己的私心私欲保持距离。

浅的幽默是一种小儿科的游戏。比如耍贫嘴。比如出洋相。比如故意打岔。

一点也不要贫嘴，一点也不出洋相，一点也不自娱娱人并且动辄责备别人贫嘴的人却也令人敬而远之。甚至觉得有些可怕。干吗这么一脑门子官司。

幽默感是一种距离感，却又是一种亲切感。是对群众的良知良能的认同。

嘲弄，批评性的幽默，讽刺，要深刻得多。它是一种传神的勾勒，是机智也是学问和经验。

然而被嘲弄者也嘲弄嘲弄者。世人读阿Q正传莫不为鲁迅对阿Q之嘲弄所折服。但阿Q也嘲弄城里人切的烧鱼的葱丝不合规格。如果阿Q会写剧本的话，他又将怎样嘲弄他的读者和观众呢？

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悲剧比喜剧更有深度。

是这样的吗！《阿Q正传》的故事当然可以写成一个悲剧，写成对于封建社会迫害农民的控诉，令人悲愤，令人泪下。然而，能有那样深邃和丰富的内涵么？

更深刻的喜剧既是嘲弄又是辩护。既是嘲弄别人也是嘲弄自己。既犀利尖刻又宽厚慈悲。既骄傲自信又谦逊克己。

是机智的笑，又是赞叹的笑，是开怀的笑，又是会心的笑。

这样的笑的核心是理解。是严厉的笑，又是宽容的笑。

喜剧常常具有一种轻松感，即使表现着最不轻松的题材。比如，关公战秦琼，以及其他一些韩复榘的故事。

这种轻松是对韩复榘式的伪庄重的一种惩罚。是充满了人民性的轻松。

做到这样的轻松并不容易。缺乏自信的人怎么弄怎么难受，轻松不起来。做威做福的人生怕不能吓倒一片，便要摆架子、撑面子，欲轻松而不敢。私欲重的人——小人——常戚戚，轻松得了吗？鼠目寸光，为鼻子底下的小利而奋斗的人也太不轻松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轻松。浑浑噩噩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丧失了最起码的责任感的游戏人生者也轻松。归根结蒂，喜剧的精神并不就是一切。谁知道呢？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都是需要的。后者是指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认真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喜剧精神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一种健康的反省精神。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没有民主的自我批评，就没有喜剧。

喜剧总是充满着人民性，传达着老百姓的乐观、达观和自信。从长远和整体来说，谁也消灭不了人民，欺骗不了人民。人民是真正的强者和智者。

喜剧又发挥着一种制衡的作用，用笑的手段平息着沉淀着躁狂的灵魂。所以它完全可能很深沉。

中国应该并且一定能够出现喜剧性的作品。她的经验太丰富了，她的对比太丰富了，她拥有喜剧的传统和喜剧的智慧，她拥有一个充满喜剧的世界。

一、一只捉不住的蝴蝶

里根的幽默感和手术的成功——幽默和马铃薯——以米为单位的注释长度——德哥勃拉的“蝴蝶”和庄周梦蝶——从“突然荣耀论”、“期望受挫论”到“压抑情感解脱论”

提起幽默，可以说妇孺皆知。

年轻的姑娘要找一个理想的爱人，她如果是位聪明的姑娘，一定会说：我希望他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因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充满幽默气氛的家庭必然是快乐的，幸福的。

如果你去过乡下，并且参加过富有乡土味的婚礼，你就会发现，一个幽默的主婚人，对于办好一件喜事是多么重要。他能够把最新的政策（例如计划生育）和最古老的传统巧妙地揉合在一起，逗得围观的男女老少笑声迭起。

一个现代化企业的经理，或者其他管理干部，他的下属总希望他除了必备的才干之外，还能具备一点幽默感。假如他的谈吐幽默，那他肯定会变得平易近人，深得下级的欢迎，从而在工作中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幽默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国，竞选总统时，人们总是给那些富于幽默感的候选人多投一票。里根总统动手术，据他的医生们宣称：由于他具有幽默感，手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社会里，幽默不仅深深地植根于文学艺术，而且广泛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熟悉幽默，需要幽默，渴望幽默给自己带来幸福和欢乐。

但是，熟悉并不等于理解。有许多东西，尽管你天天跟它打交道，你司空见惯，垂手可得，然而一旦有人问你：“它是什么？”你马上就会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幽默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也许是人类精神领域中最显而易见又最难以揣摸的秘密。一方面，它能引得三岁稚童发出笑声，另一方面，连睿智过人的哲学家也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有人曾经画过一幅漫画：一位手持铁锹的哲学家，从茫



良医良药

荒草原上刨出一把马铃薯，他的脸上现出诧异而又失望的神情。在哲学家的背后，一个头上长角、屁股上拖着尾巴的怪物，正用手指头在哲学家的脖子上搔痒。这幅漫画的标题上写着：“找啊，找，可怜的哲学家，可是你什么也找不到！”显然，这是那怪物的声音。怪物是什么？是笑，是幽默，是连哲学家也不知道它在何处的那个东西。当哲学家根据自己的推断，认定某物就是幽默的时候，他挖出来的竟然是一把“马铃薯”。

自从十六世纪幽默涉足艺术领域以来，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不知有多少文学家、哲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想找到打开幽默迷宫的钥匙，为此他们不知打了多少笔墨官司。他们穷年累月、不知疲倦地探究，可结果还是不断地吃“闭门羹”。

在各式各样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之中，关于幽默的词条独占鳌头。它的注释的长度已经不是以厘米，而是以米为单位来计算了。那一行行解说就象一道道犁沟，是一代又一代学者辛勤耕耘的记录。既然“什么是幽默”的答案至今尚未找到，那么这种耕耘当然还会继续下去。

要想理解幽默，真是一件比设计宇宙飞船还要困难的事情。有个叫让·诺汉的法国人说：“……我们的父辈乃至祖辈已经发现，理解牵动我们面部颧肌的动机，比理解导致我们突然哭泣，引起我们眼睑下分泌出含有千分之十四氯化钠的碱性水溶液的动机更为困难……。”（让·诺汉：《笑的历史》，见海外书摘《第五代》，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他是在说“笑”，其中自然也包括幽默的“笑”。

总而言之，要给幽默找出一个明确而又统一的定义，实

在是太困难了。这就好比捏泥人，同样的泥巴，捏出来却是一人一个样儿。所以，有人说：幽默这玩意儿，“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意义”。

于是，有人忍耐不住了，抱怨“喜剧”是美学诸范畴中的“奥吉亚斯牛圈”，而“幽默便是其中最为混乱、最难清理的一角”。

有人灰心了，认为研究幽默“是一桩永无止境的操劳”。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哈里·列文似乎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在《幽默的风格》一书前言中说：“大多数理论家象瞎子摸象一样，已经抓住了一些东西，但彼此之间的关系仍有待于他们去揭示。”

法国当代作家德哥勃拉的比喻尤为形象，他写道：幽默“是比宇宙引力问题更麻烦的问题！是文艺批评上的不规则多边形！永远没有人能够分析一个幽默作家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人捉摸不定，好比一只被生物学家追赶的蝴蝶，当你刚刚以为捉住它的时候，它却逃了。”（德哥勃拉：《盎格鲁撒克逊的幽默》，转引自徐懋庸《杂谈幽默》，见《幽默小品文选集》，香港汇通书店1978年中文版第1—2页）

在中国，据林语堂说，把幽默当作“蝴蝶”的，当首推“中国之幽默始祖”——庄子。《庄子·齐物论》记载：“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庄子在梦里变作蝴蝶，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觉醒来，蝴蝶不见了，他老庄还是老庄。庄子为什么梦想变作一只蝴蝶呢？因为他不满当时封建等级宗法制的社会现实，厌恶仁义礼智的虚伪说教，向往一种“道

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生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是他便在梦中把自己化作一只蝴蝶，正所谓：“我宁游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林语堂是以“超脱”来看待幽默的，所以他认为庄生梦蝶便是“幽默”。“庄生梦蝶”本来就带点神秘主义的味道，经林语堂这样一解释，幽默就更成了“别说穿了妙”（林语堂：《幽默杂话》，见《论幽默》，上海时代书局版第3页）的“不可言说”的东西了。

几千年前骑着青牛过函谷关的那位李老头儿曾经说过：“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本世纪三十年代，有人便认为：这“道”即是“幽默”，“恍惚”即是“幽默”的真谛，“窈冥”即是孔老二说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们且不说老子的“道”与幽默风马牛不相及，仅就幽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一点而言，也实在“窈冥”得够玄乎，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事实相去够远的了。

难则难矣，却并非不可知。“蝴蝶”没有捉住，并不等于子虚乌有。辩证唯物主义美学只承认有未被认识的范畴，不承认有不可认识的范畴。事实上，前辈的先哲们已经在探索幽默奥秘的道路上为我们抛下了一个个线球。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士首创“突然荣耀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能够取笑别人，是因为被取笑的对象身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缺陷，主体对客体具有明显的优势，突然感到自己荣耀，便高兴地笑了起来。